

何小兵买彩票中了100万

5

青春路上



孙睿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何小兵复读了两年高三,考到北京一所二流学校。酷爱摇滚、追求个性的他后来索性办了退学手续,租了间地下室每天苦学吉他,以期组建乐队、出唱片。他曾恋爱过,却醉心追求孤独、追求苦闷中爆发的灵感和潦倒中酝酿的成功,他几次把一个好女孩从身边推开。当他终于录制了原创歌曲后,才发现自己这么多年来做出的颓废和愤怒姿态只是无病呻吟,是在和自己较劲。至亲的离逝、好友的庸碌、青春的逝去,更让他明白,脚踏实地地生活下去才是最重要的。

[上期回顾]

夏雨果给何小兵送来了水饺,让何小兵倍感温暖,让他度过了一个最幸福的春节。何小兵发现他越来越离不开夏雨果了。

何小兵现在的工作是在琴行卖琴,这是他离开公司后找到的新差事,并不是因为有了这个工作才决定辞职的,原来那个工作他一天也干不下去了。琴行每天上午十点半开门,买琴的人也都是睡懒觉的人,开张基本上都是在中午以后,所以何小兵一上午都会比较清闲,可以自己练练琴,即使忙起来,也是在弹琴,他在琴行的任务就是帮助顾客试琴。来琴行上班,就是因为既能挣着钱,又能感觉到是在为自己活着。

在公司,挣的钱是琴行的三倍,但失去的时间、自由远不止三倍。不去公司上班了,开销也小了,时间和自由又回来了,生活质量不仅没有下降反而提升了,何小兵还是喜欢这样的生活。对他这种人而言,物质匮乏可以凑合地活着,精神匮乏,凑合着都活不下去。

琴行的老板十年前也是一个玩摇滚的,没玩出来,决心不弹琴后打算把自己的琴卖了,结果卖的价钱比自己买的时候还高。于是,想靠这种方法挣点儿生活费,倒腾了第二把,结果又挣到钱了。就这么着,一点点倒腾,最后倒腾出一个琴行。如今老板胖得手指头已经分不开,最简单的和弦也按不了了。

除了拿琴行的工资,何小兵还能挣点儿外快,就是教人弹琴。老板的门上常年贴着招收乐器学员,任课的老师,就是何小兵他们这些在琴行打工的。老板负责生源,提供教学场地,就在琴行后面的库房,何小兵他们负责教授,收的学费二八分成,老板八。

夏天到了,何小兵的屋里多了一口人。一放暑假,夏雨果就告诉家里,学校要去实习,可能过些日子才能回家,然后坐上回北京的火车,下了车直接就到何小兵这儿来了。

夏雨果住进来后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给何小兵的屋里变了个样儿。当时何小兵正在睡午觉,夏雨果抠这这儿弄弄那儿,不断制造出动静,何小兵半睡半醒也不知道她到底在干什么。醒后一睁眼,发现屋里变了样,有了生机。窗台、墙上、桌上、灯上都都有了装饰,原来屋里的色调就是白色,现在成了暖色,屋子终于像住了人的样子。

夏雨果还经常会出其不意地做好一大桌子饭菜等着何小兵从琴行回来吃。何小兵看着五颜六色的食物,一直怀疑是夏雨果从外面买回来的菜,倒在自己家的盘子里,摆在桌上就算自己做了一桌饭菜了。直到有一次无意中在屋里发现了一本菜谱大全,翻开一看,里面的一些页码被折了起来,这些页上的菜,都在饭桌上出现过,何小兵这才有点儿相信那些菜是夏雨果做的。再后来,有一天吃鱼,何小兵的上唇上沾了一根小鱼刺,夏雨果伸手拿掉,何小兵闻到了夏雨果手上的腥味,终于相信今天的鱼和以前的那些菜都出自夏雨果之手了。

琴行的老板也是个喜欢钱的人,自打不弹琴,就成了彩民,每期必买,一买就是4注,因为4在音乐里的音是“发”。四注彩票八块钱,老板说,中不了也没事儿,有这八块钱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只能吃一大碗拉面,而一旦这四注彩票中了特等奖,那就解决大问题,可以退休了。

开始是老板自己买彩票,后来懒得动弹了,就让何小兵从店里拿钱买,每期都是那四组号码,每组号码一样,不知道这些数字对老板有什么特殊意义。买完放在店里,每期开奖前,彩票都被老板取走。

何小兵给老板买彩票的时候,自己从不买,他不相信天上掉的馅饼会谁都不砸偏偏落在自己头上,而且能坚持买彩票,需要有一个渴望发意外之财的梦想来支撑,何小兵的梦想不

是这个。

但前天,何小兵还是买了一注。当时他拿着十块钱去买,卖彩票的已经记住何小兵和他每期总买的那组号了,轻车熟路地打出彩票,何小兵递上十块钱,卖彩票的没零钱找。当时已经是晚上了,卖彩票的正准备关门回家。

“要不然你等会儿,我给你破一下钱,或者明天早上有零钱了,我再给你送去。”卖彩票的知道何小兵是街对面琴行的伙计,每回都是替老板买,“再或者你替老板多买一注。”“他就买4注,5注就成‘唆’了。”何小兵说,“要不然你给我打一注吧!”“行,这样最省事儿了!”卖彩票的问,“机选,还是自选?”“自选。”“那你把号写一下。”卖彩票的递上纸笔。

何小兵不知道该写什么号,一想,老板的这几个号,从以往的结果看,不中奖的概率远远大于中奖的概率,于是就挑了几个老板没有的号写上。卖彩票的“噤声啦”按了一通键盘,把号输进去,又打出一张彩票,交给了何小兵。何小兵拿着彩票回了家。

一个礼拜过去了,新一期彩票又开卖了,距离何小兵买的那期,过去两期了。何小兵又去给老板买,每周两期,何小兵已经有了条件反射,会不由自主地从抽屉里拿出八块钱,往彩票站走。

每次何小兵都是掏钱、点根烟、等待打印、东张西望、接过号、装进兜里、转身走,把彩票放在抽屉里等老板拿,过程机械而准确,从出门到回来,用时三分钟。但这次,何小兵东张西望时愣住了,发现彩票站贴着一张白纸红字的海报,写着:特大喜讯,体彩昨日二次开奖,本站开出金奖一个,奖金100万。后面是三个巨大的感叹号,或许一个感叹号代表了一种感情:羡慕、嫉妒、祝福。

看到这里的时候,何小兵仍然没

有往这事儿和自己有没有关系上想,早已忘了自己曾买过彩票的事儿。那些火红的大字下面,是一排数字,中奖号码的顺序排列。何小兵瞟了一眼,似曾相识,又多瞟了一眼,觉得很熟悉,这时,他感觉身上的毛孔“嗡”的一下炸开了,然后又看了一遍号码,什么也没说,转身就跑。

卖彩票的举着刚打印出来的彩票:“彩票不要了?”除了自己的心跳,何小兵已经听不到任何声音了。这组号码何小兵太熟悉了,虽然是从老板没有用过的号码里挑出来的,但何小兵选择了夏雨果和他自己生日里的数字。进了楼门,何小兵还是等来了电梯,而没有选择爬楼梯表达自己的兴奋。进门后,何小兵傻了,忘了那注彩票放哪儿了。能想到的地方都找了,没有。虽然是小小的一张纸,但因为上面的数字和摇奖机里滚出的数字一样,这张纸就成了能改变何小兵命运的纸。

何小兵第二次把所有的衣服、抽屉和柜子翻了一遍,还是没有。恐惧顿时在何小兵的心里蔓延开了,他体会到老板说的那种万一哪期彩票没买而中奖号恰恰就是这些数字时的心情。

何小兵拿起吉他,打算写首讽刺自己的歌,弹了几个和弦,感觉琴箱里有东西,晃了几下,不知道什么东西在琴箱里乱撞。

何小兵翻过吉他,把琴箱里的东西倒了出来,是一个纸团,没在意,把纸团扔到烟灰缸里。又弹了几下吉他,突然想起什么,扔下吉他,从烟灰缸里拿出纸团,打开一看——我操,真他妈的和海报上贴的那组号码一模一样!

杜贺和电视台女主持人有了一夜情

7

官场小说



丁志阔 著
作家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杜贺和李明博是大学同学,上学的时候两个人的关系就十分要好。杜贺在交通局任财务处长,工作之余为了和领导拉近关系,总喜欢玩两把,一来二去就上了瘾,渐渐成为赌桌上的常客。他擅长打麻将、善于领会领导的喜好,逐渐成为局里一人之下的实权派,可以说是官运亨通,财色双收。身为监察局局长的李明博几次劝杜贺要悬崖勒马,但杜贺就是听不进去。当杜贺通过牌局,将官职、金钱、美色逐渐收入囊中之时,危机也悄然逼近……

[上期回顾]

局长李志民把交通局宾馆女服务员的肚子搞大了,杜贺只好私下安排那个女服务员去打胎,但他也有意让李志民知道了这件事,好让局长记着他的好。

到了星期日,杜贺早就起了床,换了一身休闲装束,然后将那很久没有使用的渔具拿了出来,擦去上面的灰尘,戴上太阳镜、遮阳帽就出门了。

大约一个多小时后,车子终于到达了目的地。让杜贺感到惊喜的是,里面居然还包括那个电视台的主持人朱日娜。杜贺数了数,他们三个男人却带来了四个女人,就明白了,这个彭富贵居然很有心,给他也找了一个。正想着,朱日娜大方地向他走了过来,热情地跟他打招呼:“你好,杜局长。”杜贺也礼貌地问候说:“你好,朱日娜。”

彭富贵这时也靠了过来,附在他的耳边小声说:“怎么样,我想得周到吧,知道你小子没有女人可带,就帮你选了一个。”杜贺低声说:“你搞什么名堂啊,咱们是出来钓鱼的,又不是搞男女派对,纯粹是乱弹琴。”彭富贵解释说:“钓鱼也要讲究情调是不是,俗话说得好,男女搭配干活不累,这钓鱼也是如此,要长时间长了你会觉得很无聊,有个女人在身边就不一样了。”彭富贵似乎很有经验,说完之后,自己忍不住先是哈哈大笑起来。

垂钓终于开始了。杜贺刚开始的时候是一个人,后来忽然有人碰了他的胳膊一下,他回头一看,是朱日娜,手里还拿着一袋牛肉干问他吃不吃。杜贺笑着摇了摇头说:“我从来不吃零食。”朱日娜说:“你尝尝这个吧,很好吃的,我特意买的。”说着,也不管杜贺愿不愿意,直接塞进了他的嘴里。

杜贺有些不好意思,抬头四下里望了望,似乎没有人注意他们,就将那牛肉干嚼烂了咽进肚子里,忽然发现确实很好吃,就问朱日娜:“这牛肉干在哪里买的,味道还真不错。”朱日娜回答说:“好吃吧,我专门从一户做牛肉干的蒙古人那里买的,他家的东西很有特色,去晚了都买不到。”

自从朱日娜坐在身边后,杜贺的

鱼就钓得不自在起来,他的注意力已经不能完全在鱼漂上了,总想着身边还有一个漂亮女人。杜贺觉得不能这样干呆下去,总得找点什么话说,就问朱日娜:“小朱,你在电视台具体负责什么栏目啊。”

谁知杜贺这话刚一说出口,朱日娜就用粉拳捶了他的大腿一下:“哎呀,你讨厌啦,不许叫人家小朱,好难听哦,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是你养的小猪呢。”

杜贺被朱日娜的举动吓了一跳,当他明白朱日娜因为什么打他的时候,自己也忍不住笑了,然后问道:“那我该叫你什么呢?总不至于直接喊你的名字吧,那样会很很礼貌。”朱日娜想了想说:“那就叫你娜娜吧,那是我的小名,朋友们都这么叫我。”杜贺说:“好吧,那就叫你娜娜好了。”

朱日娜这才笑了,对杜贺说:“你没看过我主持的节目吧,我告诉你啊你可要记住了,我主持的栏目叫《养生之道》,每周的周三晚上9点40分首播,周六下午1点30分重播,记住了没有?”

杜贺和朱日娜聊得很开心,再加上在这种特殊环境下,人的感情格外容易贴近些。那一刻,杜贺仿佛又回到了二十多年前,他和孙小婉坐在校园的池塘边,依偎在一起。如今这样的日子却一去不复返了,他和孙小婉也再难找回当初那种感觉……

这样想着,杜贺转过身去,大胆地看了看朱日娜,眼神中充满了温柔。朱日娜也抬起头来看着他,两个人的目光相遇,有一种情愫在传递。

已经快到中午12点了,这才感觉肚子有些饿了。在彭富贵他们的安排下,大家又去吃饭。酒足饭饱,彭富贵提议下午就不要再去钓鱼了,干脆找个地方打麻将,正好四个男人可以凑一桌。杜贺原本就爱好玩,心想既然大家都这么提议,那就玩吧。几个人打

完麻将已经是傍晚时分,驱车回到市区后找了一处饭店吃了晚饭,大约晚上9点多的时候才分手。

分手的时候,彭富贵提议说:“我说杜贺,人家朱日娜可是陪了你一天,你好歹送送人家好不好?”杜贺看了朱日娜一眼,不好推辞,就说:“好啊,上来吧,我愿意为你效劳。”朱日娜似乎很不情愿地上了车,嘟着嘴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不说话。

杜贺一边发动车子,一边问:“怎么了,看你一副不高兴的样子。”朱日娜说:“我发现你好像不太喜欢我。”杜贺说:“没有啊,挺喜欢你的。”朱日娜说:“那还得彭总让你送我,你才送啊,你就不能主动些?”杜贺笑了:“你就为这事生气吗?”

朱日娜说:“这事怎么了,这事还小啊?不过你是领导,我哪敢跟你生气啊。”杜贺说:“领导又有什么了不起,领导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欲。”朱日娜扑哧一下笑了,说:“我看你一副不食人间烟火的样子,别以为我不知道,你都有些怕我,不想跟我接触是吧?”杜贺说:“开玩笑,我怕你干什么?”朱日娜说:“你真不怕我?”杜贺想了想说:“真不怕!”

朱日娜也想了一会儿,说:“那好,我看你怕不怕。”说完就嘻嘻笑着将手伸到了杜贺的胳膊下,开始搔痒痒起来。杜贺是个特别怕痒的人,连忙说:“别闹了,我开车呢!”杜贺正了正身子,全神贯注地盯着前面的路。

经过朱日娜这么一闹腾,车子内的气氛立即暧昧起来,两个人暂时都沉默了。杜贺望着车窗外江城美丽的夜景,想着身边这个可人的女人,内心突然有了一种难以抑制的冲动。那是一种能将人撕裂和摧毁的欲望,似乎要从他的心底喷涌而出。

过了好长时间,朱日娜终于扑哧一下笑了。杜贺问:“你笑什么?”朱

日娜说:“我笑你呢。”杜贺说:“你笑我什么?”朱日娜说:“我笑你心里想干坏事,却不敢。”

杜贺惊讶了,没想到这个女人这么聪明,能洞悉他的心理;又这么直接,居然毫不掩饰地说了出来。杜贺说:“你怎么知道我不敢?我现在就给你看。”说完之后,杜贺直接转过身,一下子将朱日娜扳过来,然后霸道地吻了她的嘴巴。朱日娜没想到杜贺会突然动起手来,一时没反应过来,使劲挣扎了两下,看实在挣不脱,也就放弃了挣扎。

高潮过后,两个人紧紧地搂在了一起,朱日娜将整个身子趴在杜贺的身上,半天都没有动一下。欲望退却之后,杜贺开始后悔,没想到自己会这么冲动,做出这样不理智的行为来……

关于李志民要退下去的传言现在是越来越邪乎了,就连杜贺也感觉这事情十之八九是真的,这一点从李志民的工作态度上也能看得出来。现在李志民对单位的事情几乎是不管不问,多半是交给分管的各位副局长分工负责,他自己则整天只顾着打麻将,或者跟小情人暗地里厮混。

杜贺知道李志民退下去之后,局领导班子一定会重新调整,他还有机会往前动一动,正如李志民当初跟他承诺的那样,争取个常务副局长当当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其实杜贺的心里也有些打鼓,按说自己刚被提拔到副局长岗位上也不过是一年多的时间,现在走上常务副局长的岗位怕是不能服众。但杜贺也知道很多事情都靠运作,只要是特殊人才,上头任命了谁也提不出什么反对意见来。就能力水平而言,别说他杜贺当个常务副局长,就是当局长也是游刃有余,这一点在交通系统大家基本上还是服气的。

这样想着,杜贺又想到了一个人,那就是市委副书记许云山。